



江

湖

集

開明文學新刊

江湖集

師陀著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〇〇四號

江 湖 集

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五日版

每冊定價・四五

著者 師陀

發行者

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W (56 P.)

江

目錄

病

.....一

死.....一五

河

.....二八

程耀先

.....三七

虹廟行

.....四九

山行雜記

.....五五

谷之夜.....七六

鼠.....八七

1

行脚人

.....九

病

童年

關於病的事我從來不大經心，即使病倒，也總是聽其自然，結果是馬虎好了的。雖然體質遠算不得壯，但有致命危險的症候，也的確很少碰上。記得在時疫最流行的時候，在鄉下，有錢的人家是吃鴉片，沒錢的就只好等着挨大廣針，或者死；城市里比較文明了些，是注射防疫劑，自然也依舊有人吃鴉片。這樣鬧得烏烟瘴氣，我卻安然靜坐在家里。然而這不就是表示輕生；細想起來，和我們的「精神文明」恐怕是有着大的關係的。

我的母親常常害病，也很怕死；所以怕死，自然是因爲多病的緣故。我的父親健康雖不如祖父，卻秉承了祖父的觀念，那就是對於死看的很淡，對於疾病也不甚在意。大約是

「一代不如一代」之故罷，我的體壯又不如父親，但依舊承襲了他的觀念，且放肆起來，往往向別人誇嘴，說是有百病不侵的「抵抗素」。對於菌類是一向很瞧不起的。因此卻遭了報應。

可是對於菌類我仍舊很瞧不起，辦法也還是過去用舊了的辦法：聽其自然。當然主要的也還因為沒有什麼致命的現象。這樣在房子里悶坐了幾天，病也就漸漸的——用我的家鄉的說法是——「回頭」。上午到朋友家里去，還拉了拉彈簧健身器，說是畢竟出身鄉下，比較起來，他們是不大行的。夜里落着小雨，回家時十二點已經過了。上牀之後，覺得氣塞、發喘、腦痛，發起熱來了。然而想道：

「睡一覺就會好的。」

這就等着睡眠。究竟等了多久，也不清楚，睡眠是終不會來。這時不但發熱，而且發冷，竟抖起來了，我想定是又犯了病。接着就又想起那住在三樓的人。這人進出雖必須從我的門前經過，相遇的機會倒是極少。他似乎還有一個女人同住，究竟是太太呢還是別的，

卻不大知道。究竟是他呢還是那女人，也不大知道，只是深夜里總愛在我的頭上咚咚的踱步。伸出頭來聽了一聽，那人的步不知幾時已經踱夠，大約是入夢去了；望了望對面照例睡得極晚的人家，也早熄了燈火。房子里是黑洞洞的，桌上的錶在軋軋的響，此外便一無聲息。

於是倒下頭去，就又開始想了。

這次想起的是留在記憶中的第一次的病。那年春天，我和大哥忽然一同病倒了，說是出疹子。至於這叫做「疹子」的是什麼毛病，那時的我，大約是三歲或四歲，還一點都不明白。總之是禁在房里，不讓出門，連窗戶都堵塞上了的。這樣連日光都不讓看見的幽閉，現在看來，雖不是什麼好事，那時的心中卻是很高興。首先是，望望那封上的窗和關着的門，總令人感到幾分神祕，彷彿是在玩什麼把戲。其次是，母親不再打我，而且脾氣也都變的溫和多了；至於哥哥呢，他也同樣病到牀上，雖然還時時準備要打，但總不能得手，所以只好恨恨的咒罵。而最不能忘記的，還是父親每天爲我們辦來的零食：山楂糕，荸薺，葡

萄乾，還有叫做「梨糕」的糖等等。他一進門就非常響亮的邪許一聲，然後向我們幌着兜了食物的手巾道：

「好些了嗎？猜，這是什麼？猜！」

這樣說着，就坐到我們的牀邊，非常公正的輪流爲我們剝着荸薺，有時爲我們燒棗。那是一面燒，一面興緻極好的對我們說：

「屋後長出一棵小杏樹，快要開花了。」

我是從來相信父親的，哥哥卻反駁了他。於是，他哈哈的笑了起來。

「等着你們病好了去澆水呀！」他撫摩着我們的腦袋叫道。

父親每天在我們的牀前講着笑話，或者打着哈哈。雖然是在病中，房子又那樣陰暗，可是他一進來，同時便帶來了光明和生氣。他的聲音是響亮的，天真的，好像是從靈魂里發出的閃光，在講着的中間，忽然又會變得低低的腔調。

這中間既沒有人毆打，也沒有人違犯，就靜靜的躺着，一面掛念着父親說的那棵杏

樹，一面悄悄的聽着窗外的麻雀們吵嘴。「吵些什麼呢？」這樣暗暗的問着自己，漸漸的懂得了自己的嬌貴。就是深夜也罷，爲着要喝一杯水，也竟敢嬌聲懶氣的喊了。這樣過了大約二十天的工夫，有一天，忽然宣佈了解嚴的命令，我從新回到陽光下面，也回到毆打下面。

在我的生活里面，那次的害疹算是惟一的幸運，以後回憶起來，也還常常希望害一點不喝苦水的病。不過當我住了學校，這夢就忽然被打破了。那也是春天，似乎是剛開學的樣子，同學還沒有到齊。時間該是已經很晚，忽然大嘔起來，肚子是絞着的痛。現在想來，當是霍亂。可是那稱做「老爺」的學校執事們已經睡了，校役不敢驚動他們。其實縱然喊了也不會理的。這樣就只好嘔吐，也只好聽着肚子去痛，自然也沒有人爲我去找醫生。只記得起初翻來覆去的滾着，後來便獨自在房子里靜靜的躺着，睡了一天，病居然好了，第三天我仍舊到馬路上去走。所可說的，是從此我對於菌類就非常不敬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所謂幸福這東西是只有害的那次疹子，但童年已把它遠遠的帶走。

此後跑了江湖，要害病的心是一點也沒有了。

烏鴉

房子里黑洞洞的，顯得大而遼闊，但也透進一點稀薄的光，我想是夜的光。錶也還在軋軋的響。雖然是深夜，牠倒陪伴着我，並且不倦的走着。聽着牠的聲音，好像聽着一個朋友在那里講話。儘管只是那樣的軋軋，儘管是這樣空洞的房，我卻感到一點喜悅，同時還覺得自己並不孤單。自然的，這就又想開去了。

這次想起的是風雪包圍中的小屋，里面住着年青的母親和三歲的孩子——爲了尋找金錢，那父親拋下妻子，還有故鄉的泥土，出門做生意去了。風挾着雪，發怒的打着唿哨，在外面徘徊。小樹在鞠躬。林子在呻吟。正是深深的夜里，連野獸都不敢出來行走的時候。火堆冒着烟，已經快要息滅了。年青的母親抱着孩子，低低的哼着催眠歌，一面不安的在來往的走。因爲後天就是新年的緣故，她想起出門已經好多日子的丈夫。按照這地方

的習慣，男人出門以後，便無聲無息的在江湖上流蕩，直到年關到家里。這期間如遇着便人，就帶一個口信，家書向例是不寫的。出門的人漸漸的都回來了，這年青的妻子時常打聽着才做得非常順手。她想他應該在回家的路上了；因為趕了一天路，店里，正麪麪的打着鼾。

不要哭，不要鬧，

孩兒的爹回來了，

又有金子又有錢，

打發乖乖過花年。

她抱着孩子，一行扭來扭去的走，一行哦哦的唱，拍着，搖着。然而那——是父親，也是丈夫的——年青的漢子並不曾茫茫，地也茫茫，他在曠野上走着。風雪野獸似的打響着唢哨，包

徘徊，他依舊不停的向前掙扎。他並沒有賺來金銀：生意起初是很順手，後來卻賠光了。經過客店門前的時候，天已經薄暮，他原應該在那里過夜的；但是一想起年青的老婆，三歲大的兒子，就不管風雪的事，匆匆的趕着過去。

「現在他們在做什麼？」他想。

他看見孩子平靜的睡在牀上，那妻子呢，她是坐到小油燈下，正爲他們的孩子縫着綴了白兔毛的猩紅色的風帽；很快的做完最後一針，輕輕的歎了一口氣，隨後又補綴着他的襪。他們在等着他。

那年青的漢子掙扎的走着。他的脚和手是麻木的，已經凍僵，但他的心是熱的。按腳程計算，他覺得應該快到家了。他勉強擡起頭，四周卻是一片迷茫，只有風雪。他疲倦了。他俯着頭，看見有人走過的脚印，於是就追蹤着那脚印往前走，冒着風雪。

風雪包圍着他，搖撼着他，野獸似的在周圍徘徊，並且時常抓住他的咽喉。他跟跄的掙扎着，可是那追蹤着的脚印卻是他自己的脚印。他迷失了路徑。聽見風雪在樹枝上打

響的哨子，他覺得已經走近村莊前面的樹林，似乎還是永遠也走不完的路，渺茫的路啊！

第二天人家到坟上去「請主」，^①發見繞着坟後來在坟園的角上找着他。鄰舍們將他擡去，在雪的哭着。剛剛三歲的孩子則是懵懂的哭着。別人告訴「洒土，爹爹死了，做兒子的應該洒土。」^②

這孩子也許叫做狗，也許叫做虎，但也許是叫做得紅腫透亮的小手抓起一把雪，洒到那睡在墳穴的雪地里添了一座新坟，掘墓的人先後走回家土

① 請主，某地習俗，即請祖宗的鬼魂回到家里過年，自然

② 洒土，意義不詳，亦某地習俗，大約和目前行奠基禮的

母親，下巴上掛着鼻涕，還在哀傷的哭着；那三歲的孩子，下巴上也掛着鼻涕，卻是懵懂的哭着。隨後飛來一隻烏鴉，停到新埋的坟上，側了頭，超然物外的望着他們。

燈籠

鄰家的雞在唱明了；稍微清醒一下，想起往日是有聽見過的，大概是灶雞。那壽命也就決不會長，按家鄉的習慣，年前定要宰掉。這裏也許另是一種辦法，雖然不知底細，卻因此又想到新年。

新年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地方，是它的神祕。大約是丑末或寅初時分，我們——我和我的大哥——起牀來了，穿着剛上脚的桐油油過的厚底棉鞋。

「不准嚷！」母親照例低聲在後面叮嚀着我們，語氣是很嚴厲的。

這時已經奔到天井。天也照例漆黑。那鞋走起來哽哽的響，跑起來自又不同，那是宮宮的了，很像山里人的傢伙。

一逕跑進祖母的房子，她正跪在長明燈前唸經，背後燒着柏木的火堆，使這房子里充滿了香氣。大哥就悄悄的燃着一大把香，我們將所有的門口都插上兩根。這時「年作」①抱來一抱芝蔴稈，散在前後的院里，有時是昨天晚上就散上了的。這有一個專用的名詞，至今還記得是叫做「富貴」。至於怎樣就叫做「富貴」的，卻不曉得；而「富貴」又何以必須芝蔴的稈，是也不曉得，總而言之，大家是都這樣辦着的。不過跑起來就不僅宮宮，而且嘩拉嘩拉的了。

這時大哥拿着一根敬神贖下來的香，站在祖母的門口放炮——

「兵——」

我呢，也拿着香，卻是把炮安置到門外的石墩上，自己躲在門里，那聲音就變成——
「彭！」對於大哥的把炮的火捻燃着，然後再將牠拋上半空，我感到害怕，同時也懷着羨慕。

放炮的中間，家里人已把祭物打點齊備，供案也早在天井里安排妥當。現在我們的事是將蠟燭點亮，送到神的前面了。鄰舍以及遠近村莊上的人家，自然也都將蠟燭點亮，送到神的前面了。於是那透亮紅的燭淌着淚，燭焰跳動着，照耀着天井，也照耀着所有供得有神的屋。炮聲遠近一齊爆發，在漆黑的夜里燃放成一條火線，密密麻麻的又像炒豆。因為是在鄉下，炮聲要經過曠野，聽去也就和城市里的不同。

在我的家鄉，許多人家主房的前簷下都有着小廟。這廟的後壁要借住屋前牆的光，大抵是七八尺高，很窄狹的；但也分作兩層，下面住雞，有時也住狗，樓上就更加擁擠，竟住着「天地全神。」不但是衙門，而且還帶的有家眷，自然也很不敬。可是新年祭的天地並不在這裏，而是在天井里設的供案後面。我小的時候非常糊塗，怎麼天爺和地爺都好各有兩個的呢？我就不懂，但也不許問。總之是各有兩個。直到後來，纔忽然聰明起來，想出那受隆重祭禮的是真的，所以享受過後，仍回去治理天界，來去都不留蹤跡；這小廟里的卻是做樣子的東西，所以能夠畫似的用板子印出來，每年更一次新。這樣麻煩就出來了。當

祭祀之後，大概神們也必須慢慢的咀嚼，然後才好消化，供物並不馬上撤去，是還要留一段很長的時間。在這未撤去之前，我和大哥也就得在兩班「天地全神」的左右侍候，有時是大哥守着小廟，我守着供案；有時是大哥守着供案，我守着小廟，輪流做着衛兵，防護着狗來同神們爭嘴。然而有時我們兩個又都這着小廟的守衛，原因是對了一張畫比對了黑暗的天井，覺得有意思些。這樣分立兩邊，各出半個頭已經將廟門堵塞，望着紅燭流淚，望着已經結得大大的燭花，跳動的燭燄和花花綠綠的「全神」的像，心里出了邪念，手就不再安分了。那是偷偷的用剛才放炮用過的火香將他們——天地及其家屬——的眼睛燒瞎。是只爲了看見神們一個一個變成瞎子，覺得好玩，和後來的破除迷信是毫無關係的。每燒完一雙，彼此會意的笑一笑，於是吹去火香尖上的灰，便又接下去燒，直到「全神」的眼變成一對對的黑洞，看去竟都像戴着墨晶眼鏡的人物。過後挨祖母吵罵，自然是少不了的。

但我們全沒有想到挨罵的事。一回頭，越過一條屋脊，又看見那絕戶的族祖家的燈